漢高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

按本傳上文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何此時乃沛丞耳漢年表書以沛相蕭何爲丞相蓋雖丞職實行相事故也又史記秦紀李斯請史官非秦記悉燔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秦蝕焚書然博士官所掌故在也何知收丞相府之圖籍而不知收博士官之詩書及項羽燒秦宮室於是古先聖王之遺典始蕩然矣四方所有者既焚於李斯博士官所

藏又焚於項羽豈天厄斯文不使後世獲睹其全耶抑漢祖君臣之念不及此也張蒼傳稱蕭何爲相國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次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以秦之舊臣奉行秦之舊書是何之相漢一用秦故事而已使何能以博士官之詩書而訪求儒先故道揩之當世則漢之諭而表章之以先王之道庶幾三代而何之功亦與伊傅周召侔矣惜其以刀筆故一習所知者僅止於此可勝慨哉

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則所用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立

秦之輻可鑒已蕭何此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治之悟遂委以政於是蕭至張耳夫國而擇主顯布聞說而徙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為宗臣首奚葉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第一事也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滕公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許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耶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

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
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
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
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濫與秦民約濛濛三章

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
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
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胡氏曰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知德之君子舍之則思去而他適無
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爲是也韓信才士爾稽
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人可以爭天下謙懷
足怪者蕭何既深知其其人身自追之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
時王未奇信則罵何爲計亦理之常而或者
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固示不用之
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欺後用

信信必返而爲漢效力是殆見漢王軒輊於
越而生此論耳夫
傑豈固爲是區區
越固不當爾然越
以折其威而收其
心信事項羽官不過郎中
位不過執戟言不
聽計不用而來非越比也
或者謂信既爲漢
不悟至編之於
入之非先生語也
形勢大抵漢能順
民心而楚常失之則勝負
何術也今觀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
與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
取一城一邑見小利而已唯大
下形勢而已臨川王氏曰韓信論蒯漢
存亡居然可見此
也當楚漢之際兵
信所以能佐高祖致天下
至多然其智計不過親
利而遺大畧信所論乃天
下之勝負存
亡耳是殆見漢王蕭何所迷作史者亦復
不悟至編之於
江川先生語録中殆門人
勢與
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

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反覆酬詰
之列此無他術也或謂世
果聞固有竅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邪
天下之理者不可也
聖人所無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休以勢之所
名故詖淫邪遁孟子視之如判白黑而縱漢
擇聞雋足以娛戰
聖固有所未察若夫是非得失之故強弱
國之庸君若何者於天下
豫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胷中矣一旦韓信
之言適契其意如印券之合如矢鏃之直安
得不深許之耶古今
字之無言不酬者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
草廬之談王朴平臺
最爲奇偉學者當併攷焉
給軍糧食此蕭何收巴蜀租
世家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
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歐陽公作
許汜行狀曰興元府
山河堰溉民田曰萬餘

頃世傳蕭何所爲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

兵從故道出襄雍地里志武都縣道縣

擊漢陳倉按地志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陳倉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縣名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史記信之計也用韓

二年漢王爲義帝發喪遂入彭城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至彭城大破漢軍以上師古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孟康曰古者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傅之疇官也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太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騎士胥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來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發謂徵發也擊楚騎於滎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役事

陽東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未幾魏豹反月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令太子守櫟陽諸侯皆集櫟陽爲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史記曰令子在關中者皆

○呂氏曰太子監國以諸侯子爲衛而丞相兼總留守任規摹如此誰謂蕭何爲刀筆吏乎爲灌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户轉漕給軍漢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若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信君於是何從其計

漢王大說○呂氏曰漢與君臣之際於此可觀矣

五年帝置酒洛陽南宮按是年十二月滅項二月王即皇帝位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史記作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六年冬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闕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兒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

不乏陛下雖數十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十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亦何欲以一旦
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
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爲安
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有食
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縣咸陽時何獨送

我贏錢二故也按蕭何之功受第一之賞此
封其父母兄弟是公也又以送我贏錢二而悉
是乎失之矣使何能辭雖之以私也帝然而不受豈不美哉

七年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
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
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
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上自櫟陽從都長安司馬氏曰王者以
仁義爲麗以道德爲威天下未定急而顧以宮室爲先

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崇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繆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末必不由鄭侯啓之也○按元城劉氏謂高帝雖用婁敬之言都關中多往來山東豪羽皆已燒殘乃思東歸蕭何窮土木之麗所以繫高帝都秦之心是亦一說也

九年更以丞相何爲代王上自東擊之十一年陳豨反自立爲相國

年陳豨軍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遂夷信三族上聞已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與年表不同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故世謂東陵瓜自召平始美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金華王益之曰高帝以征伐之事付韓信而未嘗不疑信之以君守之任委蕭何而未嘗不疑何信之成代下地也每遣人收其精兵此猶有可責者時方與楚相距膠以振軍聲耳至天下定乃即定陶奪之軍何哉此猶曰慮其擁兵生變也又廢楚而侯淮陰泰朝京師此特客兵寄之一身耳而帝猶畏惡其能未已也陳豨之叛帝將兵於外而信被禍於內帝嘗一日忘根本之慮哉蕭相國給信殺之正欲借信以為保身之術而益封置衛反以前日疑信者疑何蠶己哉發矣雖悉家則以佐軍賤貸以自汙猶未免振繫之譽而於功臣真少恩哉○愚按淮陰之悍而何能給而誅之此所以重帝之疑也君臣之間相與如此吁可畏哉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

上所為數聞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廷多空地兼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按何強買民田則帝喜而笑為民請苑則怒而繫之

繫詞高皇帝為大度哉數曰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弗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撓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主左右者也○愚按高帝於是乎可謂知過矣此其所以爲賢歟）呂氏曰王衛尉之言明於大體吳宜在人上擊布時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餘見平勃事）

孝惠二年鄭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高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志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

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按通典刑制篇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有言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災旱如此秦為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十一月十二月本商周之歲首不當於此行刑以何所定之律為失而章帝之改為得也然何承秦之後變四時行刑之制而用秋冬頗有合於天道春生秋殺之意是亦以仁一端也然蘊蓄之刑秦之酷法也而易暴之信彭越皆被其毒鼂錯通幾及於斬又如此韓信也而欒布論之令收孥之律挾書之律皆待後世而後則何之所定大抵承用秦舊亦可知矣史言文帝時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

夫將立漢一代之法而已宜其完刑之重也使漢興之初得一司寇蘇公者而尸此任其肯誅秦之法而不復周之故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點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為位冠羣后聲流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矣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之規摹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繕根本漢之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之固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相漢之初首薦韓信亦得為相用人

之體然惜其未嘗講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賛助遠追三代之法故如封建井田等事皆不能復此在卢何為相與高帝相終始其所成就亦卓矣然亦不過秦漢間事業而已不敢擬以姬召真郤國忘私引曹參以代己遂寧一之功休休然大臣之度前掩廉藺後啓李郭最為平生盛節來者所當取法後書過之史其事必有所據已諱過者聞鄭侯之風亦少愧哉

孝惠元年以曹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眉山蘇氏曰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繩磨鍛鍊其民民於百戰之餘參親見其劉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臨川王氏之詠參曰束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已成空輦下老翁其言亦有旨云○按參以元年為齊相明年入相本傳謂相齊九年誤也

二年秋七月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薨
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
參參丐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
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
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
文刻深者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
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
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
帝怪相國不治事使窋閒歸以其私問參參怒
笞窋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
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
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
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鏡山楊氏曰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鬭爲功而
終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
稱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何能臻○南
軒張氏曰曹參但知清淨不擾之爲善而不
知呂氏之禍已後者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
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湎樂不聽政而已
參不能引義以遷其君心其可罪也夫○大
事記考惠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
其身三月省法令勉吏民者除挾書律○呂
氏曰此皆曹相國之政也秦律敢有挾書者
族秦亡此禁雖弛然猶載於律至是始除之
○愚按參在位雖淺然此三事蓋蕭何之所
未及有潤色之功爲非但遵其約束而已漢
之風俗至孝文而美經術至孝武而盛然其
間端實自於此參之功豈細哉

五年秋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太史公曰
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
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
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
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

美矣愚按蕭曹於謀國皆有功焉而正君之業則非其所起於刀筆而未嘗學問故也何猶能有所規諫而參在兩朝不聞一言是又不及何矣至於用人則何雖薦信而不能全信亦不得乎有所進也傳稱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崩徵焉為無過若參則未嘗聞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徵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東郭先生輩未知何如人然亦必隱逸奇偉之士參雖以之為客而未嘗明揚于朝人者皆不可以爵位歟大抵漢初也豈數人奇逸人奇士七其見於傳記如魯兩生浮丘伯申公穆生輩不少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薦訪其為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先漢風俗治故俱不知帷功子房能致四皓遂定儲位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齊之功故愚以不能薦進東郭諸人為平陽侯備地

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屬焉沛公謁景駒道遇沛公說沛公喜善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按良其先韓人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子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直憂也其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怒曰謂五日平明良何也後五日蚤會先在我後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常習誦之云○胡氏曰或若謂良年少輕用其身黃石老父蓋不忍也故爲此以試大事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讎亦何求哉或者不達政於一揣而心已溫矣餘又若處其事者大以秦皇狙詐之智亦何足以當之哉夫以泰山壓卵奮擊既無覺者大威千乘莫撄其鋒而非鬼物其誰能隱忍天下之一

如瓦解中狐兎何敢獲之憂矣○黃石公爲時隱君子以世莫知恩按所謂或者之論而非鬼物其誰能至於屈折隱忍云亦欲有所味者合二說而玩之可也

沛公之薛見項梁兵立楚懷王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以抗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沛公攻武關沛公欲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若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毋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樓子

[illegible]此若不未免運籌國權謀之習而其計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皆善以利而導故忠[illegible]
[illegible]愚[illegible]公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二三合矣以[illegible]
[illegible]二也[illegible]

為呂若由以千金西游而立子楚也至是
子房又用之以啖秦將破秦軍投之所向莫
不如意者以在位皆貪人搆兵皆貪將故也
它日陳平間楚羣祖其謀始皇項籍皆蓋世
之雄至其亡也莫不以是然後知
尊節行勵廉耻豈有國之末務哉

漢元年冬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
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
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毋聽張良曰秦爲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
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

按予房此言天下名言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

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
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
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
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
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
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
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
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
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羽因
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羽曰諾項莊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目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矣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還軍覇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
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
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
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沛公至軍立
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
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

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
示項羽無東意（按此策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蛟龍將升必
之辭羽自時始矣）時漢王遂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
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
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二年良乃開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

擊燕王於薊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下邑
縣也漢王喜欲捐關已東等棄
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
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
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
後舉垓下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

常為畫策臣時時從
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伐滅六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
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
效戴德陛下施恩義臣願為臣並
朝楚必喜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食其不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亦過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

臣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墅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爲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此謀陛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今趣銷印前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勢三曰情形陛

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情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涉所謂名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以資敵設詐立名而受實禍也楚人行屋惠而獲實福也請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詐立名而受實禍也楚人行屋惠而獲實福也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者也戰國相持無寧時急一戰勝敗未分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敝此同事而異勢也趙之役韓信泜上孤壘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敗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急情之故俱在水上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形也必死無二而趙以勝敗未分情者也故曰據不移應物變化此

四年十一月韓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使人言漢王曰楚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八月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
楚歸太公呂后已亡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
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
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
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北
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
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
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
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
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
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

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項王至垓下戰敗死東城
夏九月齊人婁敬見上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陸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 司馬氏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高帝所稱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記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子房有焉○程子曰世謂高祖能用張良非也蓋良用高祖爾○愚按程子之說蓋謂子房特借高帝之力以復韓之仇而非有心於事漢功業之成蓋其偶然爾可謂深知子房之心者也

六年冬十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張良爲謀臣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

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司馬氏曰良爲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帝自見偶語然後言之邪蓋以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說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

之謀國家無虞刑及後世可謂善諫矣○王氏之詠子房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胡氏曰善乎子房之納說也不先事而預防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難評者去善言子房矣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

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

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其
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
泣言縣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
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
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臺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強起至
曲郵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
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
雖疾彊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
行少傅事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
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
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

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名姓曰東園公角里
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
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
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闋上起去罷
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子曰以六四納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
處人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自其所明
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
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
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
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
者高祖素知其賢而又其事則悟之如反手
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所蔽之明心且
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
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
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胡氏
曰子房引致四皓羽翼以儲宮方之齊威公會
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
績尤偉而世之若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

子房為子結黨以制父是甚未嘗知聖人深
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
也○曲之君子指司馬公而言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
日何時未為相國
良勸高祖立之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胡氏曰子房時然後言言必當其可

孝惠元年冬十月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
王呂氏曰按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二臣為齊王然則漢
諸侯王之紲曲必待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
也以留侯之重又當其季年乃親為此行者
蓋齊之地勢號為東西南北朝待之不與待
他藩國同故留元老以鎮策命之○愚按良不
然其行者蓋與召穆公定申伯之宅
同意古之大臣體國恤勞大抵如此

是年留文成侯張良薨○太史公曰高帝離
阨數矣良常有力嘗非天乎又敘傳曰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
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王氏曰觀太
史公敘齊方
見子房之功為甚大子房之輔高帝於事未
嘗不言也太史公以為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此兩句最要看蓋事已成而後言則亦
晚矣細微之地其所以轉移而啓導着子房
之功為多世人疑其籌策不多見子房非無
籌策也轉回於然微之地人莫得

而知之子房之功出人雖莫知之高祖實心知之不然何以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臣表以庶下韓國言上張旗志奏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郤為漢王請漢中地當計言謀平天下侯萬

戶此當時論功定封語也○南軒張氏曰子房終始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此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容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爾此豈獨可以智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鄙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侍大夫其視隨何陸之廷尉不顧也獨於子房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

爾噫乎秦漢以來士賢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時以驕其下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豈可得而驕之哉○愚按子房為漢謀主雖不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霸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蕭何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按陳平初事項王以事懼誅降漢王與語說之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又拜平爲護軍中尉使盡護諸將楚圍漢王於滎陽平請出捐數萬金盡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相誅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報項王果大怒亞父大怒自立爲救王漢王從西門出擊之平與漢王怒平曰漢王旦暮且得矣乃復持重寶啗項王臣諸將所以多叛項王者以其不能愛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人有告楚王韓信反平謀爲游雲夢遂縛信上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者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勑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即及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及縣平行聞帝崩畏呂嗣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使傳教惠帝是後呂顓竟讒乃不得行行數月乃徙爲趙王太后又欲王諸呂乃風大臣請立呂王太后喜許之遂封呂台爲呂王

七年秋七月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

之死於惠之元年天也使高后之末而喻尚在則呂祿不可得入此軍矣

孝惠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夏以周勃爲太尉呂氏曰勃高帝參可知

何其次則王陵乎秋參薨故復秦兩相之制以陵爲首相平爲次相又復置太尉官以勃爲之皆按高帝之遺言而行之也觀此則呂氏之謀生於惠帝即世之後明矣

哀呂氏權由此起

唐李衛公德裕曰揚子美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覺陳平非出若以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得已之情奇之可也若謂反其恃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置以爲相周勃堪寄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是時產祿皆匹夫耳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帝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此慮屬在呂宗矣尚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溢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氏及呂后之殁劬勞尚以紿呂祿計亦窘敢謂言誅之豈不艱哉使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孰能與於此苟於三陳平之遶迾乎與其圖之於出豈受其紿說哉嗟乎制之出易由是而言平勃

呂氏曰德裕之論唯忠誠足以格其非心庶重足以寢其非望

用辟彊之計斯爲謬矣氣略足以折其姦謀爲能與於此苟於三者有所未足爲則王陵之憤怒陳平之遶迾皆審於自量者也或曰以陳平之謀濟王陵可以長短相濟至於臨天下之大變非湊補綴緝所得辦也或者又曰昔如德裕之說陳平死於呂后之前則奈何曰由其上者簡而易由其下者險而艱理固然也人不可小成學不可輕用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君子豈苟云乎哉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它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惠帝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太后臨朝稱制

呂氏曰前此秦宣太后之屬雖內重而大權猶外假人主之號令而行也呂太后在惠帝時蓋亦如此至是出臨朝自稱制以號

令天下所謂少帝元年呂氏曰此少帝之元年也而史記漢書皆以爲高后元年者蓋四年太后廢少帝立恒山王爲帝以太后制天下事不復改元則此高后之元也

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歃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以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爲宣王兄周呂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夏四月

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懷城侯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侯呂后姊子太后欲王呂氏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釋之子呂平爲扶柳侯呂嘉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郦侯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王陵本傳云呂太后怒佯遷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請免陳平並爲相方張辟之時陵固在旁胡爲不引大義以正之失此大義不明之罪也○呂氏曰陵與平授呂氏兵柄以危劉氏其心始終一於阿呂而已雖欲悔之其可得乎○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杜吉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惟平勃許之其數月再遣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非心服而願爲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猷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高帝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故定以折其姦心矣使二子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揀然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俛然從之反有以攻其邪

志而遂其凶謀然呂氏猶有所憚也故先追尊其父兄以為之漸又名孝惠子以為之先如是可矣猶命張釋風大臣必大臣請之而後立呂后為王則其情蓋可見矣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已就氣燄增長則呂氏之欲墓漢二子實助之也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矣未有安劉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春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杭言耳不遏之於仄牙未然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忠於人国者顧如是哉夫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公薪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以立皎然如白日轉然如震霆天子之義而且不旋踵而亡呂氏矣安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為能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辭至於荀彧馬岩迫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正攉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以復盧陵為事然其所以紓餘曲折而卒成甘六志者則用工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之義當以王陵母拘正濟大事者當以仁傑為法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夏五月封弊悼惠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

章時又封楚元王子郢客下邳侯為宗正氏曰蓋以其宗室之賢而用之也章入宿衛妻以祿女以其材武故厚結之○愚謂呂后之厚劉氏豈其情哉劉呂並寵欲人之無

冀議耳使呂氏終得志其能容劉氏邪○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皆諸呂用事陰太盛之象也

四年夏四月封呂勝爲贅其侯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呂它爲俞侯武陽侯樊噲夫人呂須爲臨光侯按二年封鄭侯蕭何夫人自古無封侯者至是呂后以女主稱制故亦使臣下效之反逆内外之位其亂甚矣愚人同爲鄭侯呂氏曰婦謂此蓋爲侯呂須之地也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故也愚按高后欲王諸呂大臣又曰可所謂危不扶顛不持爲用彼相者也此不可大臣曰可欲廢少帝可以爲法

呂須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曰

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如何耳無畏呂嬃之譖（按此陳平以術自全也呂嬃用喜其酣縱以爲真能所爲則抑何其愚也）之適所以益其寵而呂后愈無

六年冬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女讒之太后召至邸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以民禮葬之二月徙梁王不之國爲

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呂嬃女爲營陵侯澤妻澤生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罔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劃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按劍斬之太后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龜山

揚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出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焉爾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
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
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延平陳氏曰陸賈直一人耳坐而陳平一不見其念之深者慮社稷也心術如此可謂忠矣○歐

氏曰君子小人雜居而大決爲君子計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陳平計交驩太尉幸以此謀諸呂使此二人者不暇而何暇及劉呂之存亡哉○胡氏曰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不自保亦何國之安乎○永嘉鄭氏曰戰國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以武事爲重秦因之諸呂之將五百金交驩太尉然變陳平以丞相之重除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侯取二千戈虎賁百人蓋主兵者雖呂侯而制其柄者太保也今以宰相之重必至交驩太尉則名不正言不順號甚不易之論也後世因晁遂謂天下無事則將帥不足注意至變發而急然後鬻然圖之則晚矣○愚按平勃在

當時非協心無以濟事陸生之謀善矣然諸賢之論亦不可不知也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呂氏曰文帝棄外奉北藩於代所以安於呂氏之時也卻徙趙之命可謂識事矣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呂氏曰按史記本紀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后許之太傅此在丞相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尉祿呂后兄子也燕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呂氏曰欲取其國封呂通也○按呂后殺兩趙王與呂氏兒酖至此亂基勢成矣此大臣闔揣不謹之罪也

八年冬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台之子春三月太后祓還遂病呂氏曰按漢書五行志祓覇上衆過枳道見物如蒼狗攸高后掖忽而不見小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然則如意猶能爲祟乎曰志正氣平人之常也志有所深慊方氣之盛猶隱伏而未見及其氣衰則惑易亦何所不有哉夏四月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諸中官宦官令永寧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江水漢水溢流萬家河內水流萬家呂氏曰西漢宦者無封侯者惟張釋以勸○呂后一日封大閹爲列侯食邑開內者又併及其黨蓋遍布腹心於宮掖之中以爲諸呂之助其爲謀亦密矣當是時宦官之盛如此豈無自而致江漢之溢豈

戴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
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
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
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呂氏曰惠帝之崩
已命呂祿產將南北軍已而相繼封王至是
高后爲身後計復命祿產以王而領禁兵也
辛巳太后崩遺詔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
女爲帝后按史記外戚世家孝惠帝崩天下
初定繼嗣不明爲是貴外家王諸
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
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愚按是時陳平爲首
相而諸呂不之忌蓋

平必有術以愚之也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乃陰
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
漢書云立齊王爲帝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呂氏曰此
特章傳平勃之意耳非明有要約也齊王與其舅父駟鈞郎中
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不聽
八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乃發卒衛王宮按名
曰衛實圍之也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
符驗也呂氏曰以此考則漢諸侯王兵權在
京師不下虎符則相王不得自調發蓋相漢所置也
相亦不得自調發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

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呂氏曰然則召平亦呂氏之人歟於是齊王以驷鈞爲相魏勃爲將軍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紿琅邪王臨菑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長大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乃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呂氏曰呂故梁國也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呂氏無道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謂王陵也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宮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呂氏但言諸呂者不敢斥高后之罪也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延平陳氏曰諸呂始終濯及聞齊兵則以兵授所憚之人而使擊齊左袒之功豈難成哉灌嬰受命以成其榮陽之謀可謂忠而有權濯嬰至榮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止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未知灌嬰與齊陳和也當是時趙王祿梁王產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說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呂祿信酈寄日與俱出游獵欲奪其軍也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呂氏之有謀者惟須而已使為男子豈易克哉六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窋來具以

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乃趣產急入宮（賈誼言盍呂氏之黨產將南軍而不入宮禁將北軍而時出游徼宜其敢也）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漢室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張晏曰紿信子也）乃令持節矯（既欲矯節入北軍故先矯傳少帝命祿）太尉復令酈寄與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欲足下之）太尉守北軍（漢節重如此）因太尉北軍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寄不欺已遂解印屬（與客太尉行至北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念呂氏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皆左袒爲劉氏（軍中念呂氏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侯佐太尉（得北軍則大事定矣南軍雖少而所以發其忠憤而爲建義號令之始也七一密勿禁廷圖之亦不可緩此陳丞左祖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之中亦皆）相遣朱虛侯佐太尉之意也○唐李撰言漢南北軍相制觀此既云尚有南軍又云太尉）未敢誦言誅之即不見相制之意撰殆臆說也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録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念呂氏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皆左袒爲劉氏（軍中念呂氏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侯佐太尉（得北軍則大事定矣南軍雖少而所以發其忠憤而爲建義號令之始也七一密勿禁廷圖之亦不可緩此陳丞左祖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之中亦皆）相遣朱虛侯佐太尉之意也○唐李撰言漢南北軍相制觀此既云尚有南軍又云太尉）未敢誦言誅之即不見相制之意撰殆臆說也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非平勃之對也）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誦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與卒千餘人入未央宮掖門（獨用北軍）誅產南軍不預遂見產廷中曰呂氏擅兵欲爲亂莫敢鬬（梁國相府之也）按此亦天道助順之驗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曰有官謁郎中令當于宮門户故其府在宮中朱虛侯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也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章奏謁者所信章奏謂者同車故爲門吏明宮門非有節信不得入長樂宮以此差之）衛尉之屬然則亦南軍也更始既死則南北軍皆定矣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所患者其技止此餘人又可知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高后之族遂絕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祿與須次

日方謀者立置而始捕獲也使人誅燕王呂通呂氏三王祿產在京師通獨就國故遣使就燕誅之而廢魯王偃非呂氏又劾不預謀故廢爲侯戊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爲左丞相諸呂盡食其復拜相何也以后之崩自附於平勃以事理度之必食其自高故誅呂之後復用爲相以安呂氏之餘黨至帝至代邸羣臣勸進獨稱丞相陳平無食其名也朱建傳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其計畫亦可推矣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繼趙公遂之絕後故可以據高廟之宿憤彼濟川王太子乃呂氏所名之皇子亦徙封代國者蓋將相之議未定不欲事幾之洩也況太幼又未就國亦虛名耳遣朱虛侯章以誅呂事告齊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召責問魏勃齊詩雖有天下共誅之約自漢朝而謂之反者高帝呂氏言之終爲諸侯擅興兵也況廢少帝之謀灌嬰必不預安得不責問乎漢初功臣雖不學於天子諸侯之大分以肯罷兵者威以權勢耳刻比器知之出齊所灌嬰重兵在滎陽耳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以此言觀之則非劉氏子明矣今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又諸王以彊呂

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呂最賢者立之（延平陳氏曰）不以社稷爲憂而以吾屬爲憂處其事則是其言則非也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最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爲此論者必大臣皆曰齊悼惠世家作琅邪王及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四馬史記悼惠以來侯者表文帝元年四月辛未以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都侯以淮南厲王舅）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

以謝兼爲周陽侯然則厲王所以不得立亦由兼性行惡也乃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乃相與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后乘六乘傳（傳後九月晦日已酉至長安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致堂胡氏曰大尉此請非也不

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功以伸私怒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遂上壓符夫渭橋非郎
厮所在若何而受之不學之過也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
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
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羨頡侯終毋丘嫗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
宗室大臣列侯典公二千石議（議立於二）立君止千石曰大
王高帝長子宜爲惠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
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高帝弟）寡
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
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剋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
次侍（即位于邸）乃使太僕嬰（滕公自高帝時爲大僕）與東牟
侯興居先清宮（應邵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牟戮中以處非常）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
顧麾左右執戲者陪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

兵官者今張澤諭告亦去兵（是時官不掌兵而宿衛已稟畏如此地勢然也）勝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副車也）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者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漢之宿衛守職如此）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去遂入而聽政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宮門殿門掖門郎中令（下缺）還坐前殿於是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孝文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呂氏）

曰文帝至代邸遂即天子位此即受朝南面之位也蓋帝自外入故先即帝位定後即阼謁廟以左傳改之晉文帝同先朝于武宣而後即位于廟未有不見廟而遽見羣臣者此平勃不學之過也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上徙平爲左丞

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愚按平首謀誅呂者也顧以功不如勃而以相位讓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論誅諸呂功益封太尉勃萬户賜金五千斤丞相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呂氏日平主謀廟堂而封邑與灌嬰等蓋其自處也朱熹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胡氏曰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不敢輒發及平勃舉事章手誅呂産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即位三年乃始去侯而王之行賞於章宜先而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謙不在代也文帝以是懷不平大臣又無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哉封

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十二月詔丞相大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人分毋妻子同産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毋妻子同産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按罪人不孥王政也平勃未嘗問學故不知此）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

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憲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孥相坐法下文三族行三族

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荀文之仁平勃之材溺於末流者乎○愚按過刑指新垣平族誅諺論指平勃所議累其心使重犯法真所謂諺論也

春正月有司請立太子詔曰其安之三請乃立長子啓爲太子

景氏曰景帝時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紲嗣不明之禍也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皇后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呂氏曰按過刑指新垣平族重犯法真所

張蒼免相文帝欲用寶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廣國少爲人略賣爲奴晚節其賢至此豈非擇師傳寶客之力乎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成之法無封建既廢外戚未必如此乎勳親經呂氏之禍故知其爲急務耳東京雖置門生小侯學而寶憲梁冀幾危社稷得非未嘗得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訓導之任者特章句之陋儒乎○愚按蚤建太子教養外成之法雖懲呂氏之禍然實有國家者不易之法此平勃相業之大者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謂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

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呂氏日自是卑下以劉氏益驕爲左丞相長史爲右丞相竟未嘗拜也○愚謂不以寵利居成功勃固未必知此然視陳平定林自知其不及又能因人言而懼而辭位爲則與世之愚而好自用進而不知止者亦有間矣

詔丞相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

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賜佗書佗遂稱臣

按此選使得人之效也本傳稱賈在高帝前時時稱說詩書高帝令賈著秦漢所以得失及古今成敗命曰新語則其人其人蓋通達古今之士也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至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則往見平爲畫策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則其保身之智謀國之忠出處語嘿皆有君子之風爲文帝既立大臣畧無調其時其風致過於魯仲連遠矣而平能舉之使粵是徒知其長於辯說其才非止於辯說者也惜哉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呂氏曰陳平言我多

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所好黃老之術如此翻此與良平傳亦可見漢初所以尚黃老○愚按良平功業大抵自黃老出良於高祖不問則不言與有功而不居皆老子不爲天下先與自後者人先功成身退之意平於諸呂之變是亦陰謀也方王不力爭即老子翕張取與之術然良之此平權譎爲少惟曉關之舉是亦陰謀也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保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諸葛氏曰李德裕云諸葛亮吉以子房之清雅不釋陳平之濁俗觀此則二人之品格可見矣

敘傳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

十一月周勃復爲丞相

三年十二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

呂氏曰盎爲中郎每朝侍衛殿陛故得進說

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

社稷臣文帝初心敬勃如此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呂氏曰此說當以告文帝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下文云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乃敢按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反事下廷尉治驗事連及袁盎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李文饒曰盎此言以厚之政使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勃以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其後絳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情之交之力而非曲突之義揚子撝盎忠而足而死地而後生之有救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晉文帝感悟養臣下有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盎者難與謀並爲仁矣○按賈誼傳王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數上疏陳政事其末謂人之之蜀盡害之曰維陽之于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後爲梁懷王太傅數上疏陳政事其末謂人者易陵又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則堂高陛無級廉遠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堂卑高者難攀卑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

主乎又曰履雖鮮不加於冠冠雖敝不以苴履是時丞相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卒士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誼之見疎於文帝也本以絳灌之毀而其論事乃拳拳於絳侯逮繫之事信所謂賢者用心也使絳灌知誼之賢引而實之高位使之得攄其經濟之學則必定經制必明不復有矣誼之不見用固可惜而絳灌之不知人尤可憾也○壬申元年今從

四年絳侯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謀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以冒絮提帝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此時反今吾一小縣顧欲反耶（按薄太后之言可謂洞燭事情矣王衛尉之解蕭相國亦此意）帝既見絳侯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

之貴乎 延平陳氏曰孝文逮捕周勃誠過矣然勃被甲持兵以見守尉使漢以撫罪加誅被甲持兵可以免乎逮捕之辱亦有以自取之也○呂氏曰按本傳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太后太后爲言無反事正於獄辭則勃以千金與獄吏書牘皆所教也將相外戚以重賂相結胥吏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受賕變易獄辭文帝則異於元成之世者幾希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武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本傳云勃以織薄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才能不過凡庸及從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正國家難復之于正雖伊周公何以加哉○班

則孔光之於董賢元積弘簡未有不
反爲之誌者夫廉之與
其深體實踐則蓋有甚
平日致省察之功必
廉一言不苟徇然後謂
然而無媿則其視蘧
徇鼠夫何畏之有哉先
而呼天子宿衛之將
矣之風○入
卷傳卷責嘉事

孝宗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
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濛令多所更
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者太上皇廟壝

垣也嘉聞錯窄宗廟垣爲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壖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嘉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按申屠嘉伸於文而詘於帝二帝之優劣可知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請誅鼂臣者職也言不從而去之義也進不得行其職則當退以全吾之義斯無適而不自得豈必發憤以自殉其生耶此嘉不學之過也

太史公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治與蕭曹陳平異矣（項氏因之）○敘傳曰故安執節貴通請錯寮寮帝臣匪朋之故（按嘉在八年惟此二事庶幾以直道事君者它無所及太史公又言自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祿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娓娓廉謹爲丞相備具而已無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孝景七年冬二月乙巳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罷太尉官（代陶青）

初上廢立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

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梪孝王與亞夫有隙其事見丙記竇太后及竇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侯君子章如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嘿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中元四年九月戊戌亞夫免

後召詣廷尉不食歐血死○呂氏曰外國歸義封者始於文帝世弓高襄城兩侯二人皆韓王信子孫本皆中國之人能自拔於匈奴率其衆歸中國封之未爲過也彼徐盧等本匈奴酋長景帝乃欲侯之以勸後亞夫之所以顯沮之者以向者引正義裁后兄王信無辭以屈之故發忿乎此也人主不敢專封爵必與大臣共之

蓋自古之成法景帝欲行其意而輕廢之此亞夫之所以謝病也自是以後人主益行其意封爵紛然丞相亦不復以此爲職守矣○又曰亞夫免相二年而王信始封蓋侯以此觀之可畏如此○愚按亞夫於是無封后兄也侯徐盧也三者皆高帝家法之所貴大臣之職任矣

亞夫爲丞相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弟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自此始○愚謂亞夫時禹方以廉平稱而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用使武帝世如亞夫者尚在相位則此輩不得峻法以毒民而高帝之約束不至於紛更矣哀哀可惜哉○按亞夫謀國用人蓋有漢初名相之風而世獨稱其將略豈非爲七國之功所撿哉景帝稱亞夫軟非少主臣至於軟厚可相少主自今觀之亞夫孤而絀自以記六尺之刑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則其所謂敦厚者直循默自將而已景帝之取人如此可勝慨哉○亞夫居位四年免而劉舍繼之舍五年死竇太后數言亞夫其侯竇氏愛親其者親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用衛綰爲丞相尊寵之賞賜甚多武帝即位以景帝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丞相不爲申理免之而以輕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無行者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列侯謫諸竇宗室無行者不欲就國以故毀日家爲列侯多尚主日至竇太后好黃老言

而嬰蚡務摧隆儒術太
史上因廢明堂事諸所
病免歸嬰之爲相其大
綰比矣然儒者之學必
本諸身方是時武帝
以輔成王皆則武帝之
矣然後稽古定制以與
太平蓋未晚也嬰徒
知隆儒之實故其所爲失
序無本其訖無所就也隆
衛綰則非而所以沽多易
相重任可以沽沽多易
者爲之哉嬰在位年
鈴免許昌代之五年免
已崩故也上初即位屬
相非痛折節以禮屬之
入奏事語移日所言
天下不肅當是時丞
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擢移主上地頗
欲除吏嘗請考工地頗
宮上君除吏盡未吾亦
怒曰遂取武庫

是後頗退召客飲坐其
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樹旗旌後房婦女以百
數諸奉珍物狗馬玩好不
如此方且納黃老刑名百
家之言延文學儒
者數百人不知蚡之
義也蚡之在位中二千石
惟汲黯見未嘗拜常揖
者上曰吾欲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
老烝斯言蓋真有得於儒學之
汲黯與董仲舒同任輔導之職是乃真隆儒
矣然此豈所以責蚡哉顧自
心窮奢極侈逞無厭之
以嗣位而受其金錢財之
而不之郵者考其本末
已何相之爲蚡在職五
年而死辭澤代之自

是所用者皆媕婀下以
惟牧立庑石慶一人是
時中國多事公家用
少桑弘羊專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
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
不關決於慶慶醇謹
而已夫居位焉而不
任其事何以相為哉使
行已有恥者居之雖
一日不能安矣傳稱其
無能有所匡言嘗欲
不能服反受其過相
權之輕自是益甚殆懲
田蚡之橫而故抑之
歐武帝在位五十載易
相十二人鮮有功名
著於世如太史遷所譏
惟公孫弘田千秋其
事有當論者今附于此